



那年,我成了一名“锅炉兵”

■曹新旺

提起高考,我就想起与同学“打赌”的事来。

那年,我未能参加高考,而是选择了当兵。几个同学小聚时,一位学习较好的同学对我说:“当兵有什么意思!弄几年回来,还不是老百姓一个,能有什么出息!”而且很武断地说:“不上大学,就那么点知识,这辈子不可能成什么事!”说完,满脸的不屑。

我耐着性子听完他的“演讲”,不亢不卑地说:“我承认,考上大学,特别是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比不上大学不知要强多少倍,但你考上大学就能事业有成?注定这辈子你就大富大贵、梦想成真了?我看未必!”

他仍不屑地看着我。

我并没有因为他的不屑而停止说出我的想法:“我上不了大学,人生就注定没戏唱了?就注定一事无成了?当兵就注定没有前途了?我看还是未必!”

他满脸的不屑变成了疑惑。我也不屑地说:“有句俗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啥事也别说得也太绝对了,人生还很长,未来怎么样真的不好说,真的一切还是未必!”

一连三个“未必”,像今年高考的数学试卷一样,在场的同学都有些蒙了。有的起哄说:“你们两个是在打赌吗?”

那位仁兄也来劲儿了:“打赌就打赌!我一个堂堂的大学生还混不过一个不上大学的?”

我还是那个词:“未必!”

那次聚会后,我们各奔东西。他们走进了大学校园,我则走进了绿色军营。虽说那次算不上真正的打赌,但我的心里还是憋了一股劲:不能让那位同学小瞧了,在部队一定干出样儿来,也让他们看看,不上大学未必就是人生的失败者。

虽然这么想,但心里确实没有底,毕竟我真的没有上大学,与人家差“一帽兜”呢!

紧张的新兵训练生活很快结束了,期待着“下连”那一天。

一纸命令,我被分到了锅炉房烧锅炉,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锅炉兵”。在听到连长宣布命令的那一瞬间,我的头有些发蒙,身体有些发软,呼吸有些困难,不争气的眼泪也流出来了……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家时烧锅到了部队还是“烧锅”。看着一起生活了三个月的同乡、战友,有的被分到了卫生队,有的被分到了汽车连、战斗班排……一个个兴高采烈地奔赴新的岗位,我的心拔凉拔凉的。

心情极差的我偏偏又成了同乡战友“开涮”的对象:“锅炉烧得再好,能烧出啥名堂来!”“一身灰一身汗的,又累又脏不说,将来能有什么出息!”

同乡的嘲讽,让我想起了同学满脸的不屑,心中极不是滋味。

但战友们说得不无道理:在连队喂猪,还有可能立功受奖呢,可烧锅炉这活儿是个啥工作!我觉得我是天底下最窝囊的人、部队中最窝囊的兵。我有点开始怀疑人生:真的像那位同学所说,我将一事无成?

无奈,军令如山。我乖乖地卷起铺盖来到了我一百个不情愿来的锅炉房。

工作并不复杂,春夏秋冬为全团官兵供应开水。

放下铺盖,面对冰冷的锅炉、冰冷的房,我的心也冰冷到了极点:难道这

就是我的军营生活,当兵所要书写的历史?怎样告之亲朋?告诉他们,我在部队是烧锅炉的?一旦我的那位同学知道了,还不笑死我……我辗转反侧在锅炉房度过了第一个不眠夜……

真想撂挑子不干了!

可是,不干,真的一点希望也没有了,“打赌”也就彻底输了。干,还有一线希望,为什么不干呢!再说了,这只是分工不同,也没有什么丢人的!

别人看不起,无所谓,如果自己先把自己放倒了,那可真让那位同学说中了:没出息!

还别说,想到此,心里反而释然、舒坦了。我就认认真真地当起了“锅炉兵”,接下来就是铆足劲烧锅炉。这一烧就是三年。三年中,我不但把锅炉烧得红红火火,本职工作干得有声有色,更重要的是烧锅炉这份工作成就了我今天的事业。

“烧锅炉”,虽然说起来不那么自豪,但有一大好处,那就是我比班排的战士有更多空闲的时间,这就给我这个爱好文学的“锅炉兵”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和写作机会。我自费参加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举办的新闻函授班,把自己微薄的津贴几乎全买了新闻报道方面的书籍,连“新闻ABC”都不懂的我,抱着教科书如饥似渴地“啃着”,比葫芦画瓢地写着,每晚12点之前几乎没有睡过觉,写到凌晨三四点是正常现象。有一次,我写到凌晨4点上卫生间,刚到门口,只觉得天旋地转,直接倒在地上。醒来后大汗淋漓,像做了一场恶梦。这样的情况不止发生了一两次,要是放到现在,真得查查是不是心脏出了问题。当时,根本没当回事,还是拼命地写新闻。

说实话,走这条路不易。我记不清向报社投了多少稿件,都石沉大海,音信皆无。但我从没想过要放弃,心里常念叨:我没有上过大学,我的底子很薄,只有不放弃,才能有收获!心中也只有一个信念:开弓没有回头箭!写出来投出去也许发表不了,但不写永远也不会发表,只要锲而不舍,总有一天报纸上见!

俗话说得好:苦心人天不负。终于,1993年7月17日,我在原北京军区《战友报》上发表了一篇130字的小稿。拿到报纸,用“白云大妈”的话说:那家伙

给我激动得一蹦三尺高!我美得一夜没睡着觉!

有了零的突破,我便大踏步迈入了新闻写作这道门。稿子一篇篇见报,名字一天天被领导所熟悉。突然有一天,团政治处通知,要我到政治处当报道员。

就这样,我离开生活了1000多个日夜,让我心凉、让我温暖,还让我有些留恋的锅炉房,成了团里专职报道员。

如果说与同学“打赌”给了我“上蹿”的劲头,那么烧锅炉给了我人生一次转折的机遇,而当专职报道员又使我拥有了更高更大的人生舞台。我十分珍惜这次机会,也深知,要想在这个大舞台舞出一片天地,就要拿出在这一片天地立足的水平和能力。我没有上过大学,文化底子薄,没有值得骄傲的资本,只有苦学的恒心。所以我夜以继日地读书,没日没夜地写稿、投稿。

在写稿的过程中,我又自学了新闻摄影。文字稿件、图片新闻“两条腿走路”,接连不断地发表,获奖证书一个接一个地收获。至今,我还保存着两大箱子100多本获奖证书。

我因工作成绩突出被上级评为自学成才标兵、优秀共产党员,连续立功受奖,从战士被直接提拔为干部,后又通过努力取得了大专和本科文凭。我的作品集《岁月有痕》也正式出版,心血得以体现。

如今,成为团职干部的我时常想起那次“打赌”,想起同学的话语,真心感谢那位同学的“刺激”。也许有同学的“刺激”,我才时刻警醒自己:我没上大学,我底子很薄,我必须努力!这才取得今天的成绩。

我就想,考上大学对一个人一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也是毋庸置疑的,但考上大学就等于事业成功、万事大吉?考不上大学,或者考不上名牌大学,这一生就不会有任何出息?真的未必!人生是一条线,线上有无数个点,大学只是其中一个点而已,上大学并非人生唯一一条路。

其实,人生犹如烧锅炉,只有不断地往锅炉里加炭才能保持炉火旺盛。同样的道理,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只有拿出坚定不移的恒心、意志,不断地自我加压充实能量,才能成就事业,实现人生梦想。



女贞树 冬青树

■徐桂荣

女贞路

这条路的两侧种了很多树
高的是女贞。矮的还是女贞
幽暗的灯影下
高女贞在高处开花
矮女贞在矮处开花
花色恍惚。花影恍惚
花香汹涌,沸腾
丝丝,缕缕,纠缠翻卷
以阵阵流风的形式
将前面奔跑的四五个孩子
一一吹散
又将后面蹒跚而来的三两个老人
吹成飘忽的影子
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
女贞树,身披一场盛大的白雪
立于门前。立于路边
花香以流风的形式
一阵一阵,一阵一阵
拂荡着低处的人间
以及初夏这日日升温的日子
绵绵不尽,绵绵不绝

它有另一个名字叫冬青

我一直叫它女贞树
我一直认为,女贞这个名字
更贴近它叶茂花繁之美
现在看着它在寒风中婆婆
看着它,一整个冬天
都举重若轻地
举着满树厚厚的油油的青色
抵御时光日甚一日的剥蚀
而不像身后高大的杨树
冷风乍起
就褪尽全部色彩与叶子
呈现出生命无奈的荒芜
似乎它就是用青色做的
似乎它枝枝叶叶里流淌的
都是青色的血液
白色的六月,繁花如雪的六月
只是一个梦,一个幻影
青——
是它不改的色泽。火焰
本质。与最终意义
所以,它应该有另一个名字
叫冬青。所以,它的另一个
名字,只能是冬青

这里只剩我自己

自从小区广场上有广场舞
来这里散步的人越来越少了
这是我私自命名的女贞路
路边高高矮矮地种满了女贞树
女贞叶子的香气
时而浓烈,时而清淡
散发着迷人的气息
来这里的人少了
这条路,这些树,这些香气
就理所当然地归我一个人所有
现在,明月在上,微风轻拂
女贞树厚厚的叶子
一丛丛幽暗,一丛丛明亮
并微醉着轻轻摇晃
幽暗是一种静,明亮是另一种
我在其间蹒跚,往返
像一只老甲壳虫
逡巡着自己富有的帝国
心满意足,自得其乐